

DOI: 10.3969/j.issn.1009-8976.2021.04.013

伦茨小说《德语课》中的景观叙事研究

季文心

(南京工程学院 外国语学院 南京 211167)

摘要: 小说《德语课》是德国战后作家伦茨最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德语课》中的景观描写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与“二战”中德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以地方话语的形式体现了深藏于德意志民族深处尽职服从的普鲁士精神。在文化地理学视角下,通过对小说中茹格布尔、葛吕塞鲁普、海岛三处景观分析,揭示出景观叙事背后所隐含的象征意义,指出小说对以尽职和盲目服从为代表的文化传统的反思和批判,以及对建构新型的责任伦理和文化精神的渴望与追求。

关键词: 《德语课》; 景观叙事; 文化地理学; 普鲁士精神

中图分类号: I516.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76(2021)04-0049-04

一、引言

西格弗里德·伦茨(Siegfried Lenz)是在欧洲文坛上享有盛誉的战后作家。1968年,伦茨发表了其最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德语课》,在德国乃至世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德语课》描写的是少年教养犯西吉被罚写作文《尽职的快乐》,他回忆起“二战”后期乡村警察父亲耶普森接收到监视画家南森作画的命令时,如何一丝不苟地履行职责的经过。《德语课》继承了现实主义传统,没有描绘战争的杀伐,而是聚焦了战争中小人物的日常,勾勒出被“尽职”所迷惑了的普通德国人。伦茨从人的内心深处出发,对德国传统的尽职品质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德语课》进行了多方面的解读,大多从罪责问题、父子冲突、叙事风格等方面出发,鲜少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进行分析,探究《德语课》中大量景观叙事背后所隐含的象征意义。自20世纪后期以来,文学空间批评受到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在其代表性著作《文化地理学》中指出,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成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

做可解读的“文本”,他们能告诉居民及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1][51]}因此,地理景观成为折射、成为隐喻、成为蕴涵人类情感与价值观念的象征体。^[2]本文将从文化地理学的视角分析《德语课》中茹格布尔、葛吕塞鲁普、海岛三处景观描写,表现了当地怎样的乡土风貌、社会情况和文化信仰,这些叙事空间中蕴含了怎样的精神意义和情感内涵。

二、茹格布尔的景观与真实的世界

《德语课》发生的地点位于德国北部的联邦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警察耶普森来自最北边的警所茹格布尔。小说的开篇便描写了茹格布尔的乡村景观:这里是一片有几道沟渠和昏暗水渠的平原,在土丘上有五个风磨,周围有一条大坝,西边是红顶灯塔,北海冲击着防波堤。茹格布尔靠近德国的北海,伦茨描绘的不是海边舒适惬意的环境,而是这里最常见的天气——刮大风。“大风创造了一种新景象,一种狂风怒号的黑色景象:处处东倒西歪,杂乱狼藉,充满不可捉摸的意义。”^{[3][12]}大风是茹格布尔景观中最突出的意象,伦茨认为这里不光是刮刮风,而是“怒吼着向院子、灌木丛路堤和一排排树木扫荡过来,骚扰它们,袭击它们”。“怒吼”“扫荡”“骚扰”“袭击”多个动词的连续使用具有巨大的冲击力,这里的大风预示着毁灭一切美好事物的力量,象征了法西斯势力在茹格布尔的猖獗。

收稿日期: 2021-10-04

基金项目: 2019年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欧美地理批评理论与实践研究”(项目编号: 2019SJZDA112)

作者简介: 季文心(1988—),女(汉),江苏南京,硕士,讲师
主要研究德语文学、德语教学法。

在小说的开始,当警察耶普森接到纳粹当局禁止作画的命令时,他也有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画家南森是他的老朋友,并且在童年时曾救过自己。如果无视禁令不仅会惹上麻烦,同时耶普森也无法原谅自己没有尽到一名警察的责任,最终他选择执行禁令,那一天促使他上路的不是勤奋,而是一种表面的职业习惯。紧接着伦茨细致地描写了耶普森第一次对画家执行任务时的景象,耶普森迎着四月的烈风骑车去往布雷肯瓦尔夫,风使劲地鼓起披风,他像帆船一样向前行驶,这一段到磨坊的路程是比较顺利的,然而当他转向大坝,骑车就变得困难起来。伦茨讽刺宣传画里一位骑车漫游该地的人物“那是一位不屈不挠的漫游者,要在这儿探寻故乡之美每前进一步要付出多大的艰辛。”^{[3]14}迎风而上在大坝艰难骑车的耶普森就像这位执着的漫游者,他尽忠职守,总是朝着自己使命的死胡同蹬去。茹格布尔的大风是法西斯势力的象征,大坝则是通往画家路上的守卫者,伦茨细腻地描绘了父亲迎风在大坝骑车这一幕,突显了耶普森在法西斯势力的庇佑下盲目尽职的行为。从茹格布尔到布雷肯瓦尔夫是耶普森去画家住所的必经之路。在这条路上有冬日黑沉沉的大海、荒凉的海滩、行将倾塌的磨坊、俯冲啄人的海鸥。小说中的茹格布尔是历史的一个橱窗,又是现实的一面镜子。^[4]伦茨描绘的茹格布尔冬日萧瑟之景隐喻的是“二战”末期即将倒台的希特勒政权,1943年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非洲战役失利,德国法西斯的失败已指日可待。这里的自然地理不仅仅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而且景观本身也成为可以阐释的文本,蕴含了集形态、表征和意义为一体的文化政治命题。^[5]

心事重重的耶普森准备向画家传达禁画的指令,此时的画家南森正在画一个已经衰败的风磨,风磨“好似一朵行将凋零的忧郁的花”。耶普森望望风磨,再看看画,再望望那个少了叶片的风磨,终于说出“一切都结束了,风车也不会再转了。”画家说“延斯,你等着瞧,明天就叫它转起来。”^{[3]22}此时,风磨不仅是呈现在背景中的景观,而且推动了小说进程,用景观进行叙事。耶普森的儿子西吉最钟爱的便是那个断了叶片的风磨,断了叶片暗示法西斯势力对美好事物的摧残,西吉惊叹于风磨经受了狂风暴雨后仍然屹立不倒,它被赋予了不畏权威、坚守信仰的精神意义。画家坚定地说出让风磨转起来,意味着风磨将会把黑暗的法西斯势力撕碎,转出美好的光明。同时,在后文中,风磨是西吉的秘密藏画处,也是从战场上逃亡回来的哥哥克拉斯的藏身

之地,风磨是属于西吉的秘密空间,也是保护美好事物的避难所。

茹格布尔是西吉一切记忆的码头,也是小说的起点。伦茨没有直接描写法西斯势力对当地的影响,而是借由茹格布尔的狂风、迎风骑车、断了叶片的风磨等景观意象,影射了“二战”中真实而残酷的世界。茹格布尔只是德国的一个缩影,法西斯势力在当时的德国四处肆虐,伦茨通过对茹格布尔的景观描写深刻批判了法西斯势力对人类文明的摧残。

三、葛吕塞鲁普的乡土风貌与普鲁士精神

葛吕塞鲁普是警察耶普森和画家南森共同的家乡。在他们的朋友布斯贝克博士六十大寿的那一天,来了许多乡民做客,“一群头发花白的海洋动物正襟危坐,一边默默地喝着咖啡,默默地吞咽着干松糕、核桃蛋糕和发面糕。”^{[3]50}迈克·克朗认为,“这些充满想象的描述使地理学者认识到了一个地方独特的风情或特色。”^{[1]57}伦茨把葛吕塞鲁普的乡民比作诸如龙虾、沙蟹这样的海洋动物,象征着乡民的冷漠威严,美味的食物对葛吕塞鲁普人来说是无法抗拒的诱惑,他们不停地吞食着点心和蛋糕,刻画了当地人对食物贪得无厌、愚昧而不知思考的形象。

在接下来的乡土协会的幻灯晚会上,在北海前哨艇服役的阿斯姆森进行了题为《大海与故乡》的演讲,他向乡民介绍自己的前哨艇是勇敢的小艇,把炸弹落下的场面称之为水花怒放的喷泉,把哨艇在炮弹中穿行称之为在喷泉的花园里穿行。阿斯姆森美化了法西斯战争的侵略性,回避了战争的残酷与血腥,而葛吕塞鲁普的乡民对他的介绍深信不疑,他们把阿斯姆森当作葛吕塞鲁普的良心来欢迎,乡民对家乡的情感被异化,他们坚定的信仰即是保卫家乡的那片海。在这里,家乡意识超越了一个单纯的地方观念,被赋予了一种民族和政治的内涵。^[6]不论是耶普森还是乡民,都受到了家乡文化信仰的影响,他们对权力绝对顺从,逃避应当承担的责任,狭隘封闭地生活在小圈子中不抵抗不作为,成为法西斯势力的“帮凶”。在小说后续的章节中有许多描写耶普森和画家南森冲突的场景,耶普森从不思考履行职责的目的,做出了很多疯狂的行为,在冲突发生时他提及的最多的词语便是责任、义务和履行职责。在葛吕塞鲁普,以尽职、服从为代表的普鲁士精神已经深入每个人的内心,成为这个地区特有的精神特征。在德意志历史发展过程中,普鲁士精神曾起过进步的作用,然而今天我们多数人承认的“普

鲁士精神”的代表特征之一,是尚武精神或者称为军国主义精神。^[7]普鲁士精神是在普鲁士军事扩张中逐渐建立的历史产物,同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影响下,普鲁士臣民也具备了军人般的素质: 尽职、服从、忠诚、荣誉等品质。尽职本是普鲁士精神中的传统美德,然而不问正误、不加思考地尽职以及对权力绝对的服从却是灾难的开始。

对故乡感觉的创造与表达是文学文本中的一种地理构建,是文学空间中的一个重要场所。^{[8]23}出生于德国北方普鲁士的伦茨对自己的故乡进行了深刻体察,细腻地描绘出葛吕塞鲁普地区的乡土风貌,突出了当地乡民贪吃愚昧的形象以及尽职服从的文化信仰,反映了在该地区、乃至在当时的德国社会中影响甚广的民族精神——普鲁士精神。尽职的警察耶普森只是当时德国社会中一个小人物的缩影,小说中描写的其他人物大多具有尽职服从的精神,充分说明以尽职为代表的普鲁士精神在当时的德国民众中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四、海岛景观与独立意志

小说《德语课》存在两个地理空间,一个是1943年在西吉的回忆中警察耶普森与画家南森所处的空间,另一个则是1954年讲述者西吉所处的空间。在两个交替叙事的时空中,伦茨不仅成功塑造了尽职的警察耶普森,同时也塑造了处于服从与独立之间矛盾的讲述者西吉。西吉没有受到战争的直接影响,比起同龄人他却更强烈地感受到了战争的间接后果。父亲对西吉说“有用的人必须学会服从。你会看到我们要把你变成一个有用的人。”^{[3]47}这种服从性是父亲想传递给西吉的,然而西吉却具备一种与其相反的独立意志。在教养所的心理学家马肯罗特的报告中也称: 西吉表现出自己的独立性,对父亲向他提出的协作建议并不接受,如果他认为自己有道理,还暗中加以破坏。^{[3]233}为了保护画家的画,西吉同父亲开始了较量。当他发现父亲连白纸上看不见的画也要没收时,西吉开始恐惧父亲具有透视的能力。随后这种恐惧在藏画的磨坊被烧时被不断放大,迫使他开始偷藏画家的画,最终西吉被送去了教养所。

伦茨在小说的开篇便细腻地描绘了讲述者西吉所处的教养所环境。教养所位于易北河下游的海岛,这座岛专门收容难以教养的青少年。海岛并不像教养所所长希姆佩尔所描写的那样充满生机,而是另一番令人生厌的景象: 被油污的脏水包围,船只驶过冰河发出冲撞声和轰鸣声,争食恶心食物的乌

鸦。四面环水的海岛独立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平原,也远离父亲居住的茹格布尔,伦茨选取海岛作为教养所所在地突显了西吉的独立意志。被油污的脏水包围隐喻的是西吉被故乡盲目服从的文化信仰所包围,冲撞声和轰鸣声暗示了父亲和画家之间的冲突,争食恶心食物的乌鸦则刻画了葛吕塞鲁普人贪吃愚昧的形象。西吉的精神世界独立于周遭环境带给他的价值准则,相比父亲和周围乡民,西吉同画家反而更亲近些,他曾经在画家身边看着一幅幅作品的诞生,在这种积极的影响下,西吉充满了对于生活的洞察力。西吉虽然具有不同于父辈的独立意志,但是普鲁士精神却还是在他身上打下了烙印。当教养所所长希姆佩尔想要赦免西吉的作文惩罚时,西吉拒绝了,称“这是尽职的快乐,我要从头到尾弄清楚,不想去删减它。”^{[3]131}监狱看守约斯威希也看出了端倪说“尽职的快乐是多种多样的。”^{[3]305}西吉在用文字记录下父亲迫害画家过程的同时,自己却也不自觉地被尽职的快乐紧紧抓住。

西吉在教养所的囚室中罚写作文时,常常眺望窗外的易北河。“秋天的易北河水流过时是多么迟滞啊! 近乎白色的水汽在入夜时下沉,使河上的一切都变得扑朔迷离了。”^{[3]308}小说中的易北河亦是象征性的景观,它曾是著名的历史事件——易北河会师的所在地,1945年东西两线盟军在易北河实现了历史性的握手,敲响了法西斯的丧钟。然而在西吉所处的1954年,水汽依然模糊了易北河上的景象,反法西斯战争虽然胜利了,但像警察耶普森这样的一类人在战后依然对历史执迷不悟,不反思自己的过错,伦茨因此对德国的未来命运充满了深切的担忧。

在小说的最后一章中,西吉终于获释了,然而他却不知道该去往哪里。西吉感悟道“这里是茹格布尔警所! 无论发生什么大事,不管是海啸还是地震,都无法切断这种联系,我永远都属于那个地方。”^{[3]404}地方是一种“价值的凝聚”,由此人对地方产生一种特殊精神——超出物质和感官并且能够感到对这个地区精神的依恋,也即地方感。^{[8]20}西吉在批判家乡的同时,又依恋着那里,这也是伦茨对自我、对德意志民族的深刻反思。在小说的尾声,西吉的脑海中浮现出这样的场景“整个岛都在移动,被我们要改变位置的愿望推动着,飘向更温暖更充满希望的地方”^{[3]401},海岛景观不仅体现了西吉的独立意志,同时也寄托了他想要通过改变获取美好未来的希望。

五、结语

文学作品中的景观叙事并不是对地域进行真实的描述,而是从叙事中透视出景观背后的象征意义。正如迈克·克朗所说,文学作品帮助塑造了这些景观。^{[1]55}小说《德语课》中的景观描写夹杂了真实与虚构,具有强烈的地域色彩和象征意义,与“二战”中德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相连。《德语课》的景观叙事中还蕴含着民族精神和社会批判,以地方话语的形式体现了深藏于德意志民族中最深处的普鲁士精神。伦茨对以尽职和盲目服从为代表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表达了对建构新型的责任伦理和文化精神的渴望与追求。

参考文献

[1] 迈克·克朗. 文化地理学[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

社 2003.

- [2] 颜红菲. 开辟文学理论研究的新空间——西方文学地理学研究述评[J]. 武汉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版, 2014(6): 114.
- [3] 西格弗里德·伦茨. 德语课[M]. 上海: 文汇出版社 2006.
- [4] 韩瑞祥. 评西格弗里德·伦茨的长篇小说《德语课》[J]. 外国文学研究, 1987(3): 72.
- [5] 刘岩. 文化地理视角下的文本空间[J]. 社会科学研究 2021(1): 69.
- [6] 李宝鸿. 通往自省的道路——解读西·伦茨《德语课》中的父子冲突[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7: 44.
- [7] 丁建弘, 李霞著. 德国文化: 普鲁士精神和文化[M].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8.
- [8] 赵小玲. 迈克·克朗“文学空间”理论研究[D]. 南京: 重庆师范大学 2016.

Study on Landscape Narratives in Lenz's *German Lesson*

Ji Wen-xi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Nan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jing 211167, China)

Abstract: *German Lesson* is the most influential novel of Lenz in post-war Germany. The landscape narrative in the novel is bright with local colour and closely related to social reality during World War II, which demonstrates the deep-rooted diligence and obedience of the Prussian virtue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geography, this paper analyzes three landscapes of Rugbüll, Gläserup and the island as narrative and investigates their symbolic meaning. It concludes with critical reflection on the culture tradition of blind obedience and calls for a new type of deontology and culture spirit.

Key words: *German Lesson*; landscape narrative; cultural geography; Prussian virtues